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首

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 臣田尹衡

謄 録監生臣張 鈞

春秋辨義卷首五

書義二

明　卓爾康　撰

禘

禘之說有時禘有大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王制曰春礿夏禘皆時禘也然以上所記雜有夏商若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

享先王明載大宗伯文即周禮非可深信而禴祠烝嘗一語見于天保詩中昭然可據禘之非有周時制決矣至所謂大禘者殆有五説鄭玄見稷契之生不因人道之感也又以韋玄成有祭天祖配之説也遂謂始祖感天神靈而生是以為祭感生帝也其意本於錯解禮文有虞禘黃帝語謂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也不在廟非圓丘而何此説最為不經學者非之後魏賈曾以為王者受命方行禘禮以禘天一代一祭其禮太濶其説猶之乎康成也明堂位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以禘禮為每年之大祭矣杜預曰禘三年大祭之名致新死者之主而列之昭穆夫人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則以禘為三年諦審昭穆之祭矣春秋說文禮緯俱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其說本于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五年殷祭自是諸廟合食之典公羊不錯而何休誤解之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因而附會之者鄭玄也則以禘為五年合食功臣之祭矣其以禘為王者配

祖所自出之大祭其說甚盛趙伯循曰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故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祖配之此祭不兼羣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程子因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胡康侯曰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止于太祖廟合羣廟之主為食此之謂祫其說本于大傳祭法喪服小記以程朱大儒之俱從之也學者遵信無以難矣禮為曲臺雜記非有定斷而明徵其事者

莫如春秋諸儒之所據以為斷者亦不過春秋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定八年冬從祀先公閔僖明言禘祭無所致疑文之大事而公穀以為合食毀廟之祫杜預以為三年喪畢之禘昭之有事左氏為將禘于武宫而疏宣之有事者亦以為禘定從祀先公三傳俱無明文而何休亦以為禘此六條經文也襄

十六年晉人荅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又記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又僖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此三條則見左氏傳文也以今考之若曰配祖自出以為大祭則魯為侯國祖出為誰廟祭后稷即魯有之文王之廟亦無確地其餘所謂祭感生帝祭天每年日至之大祭五年合食功臣之祭俱舛謬不足道也獨杜預以

為三年祔祭差似有理然亦不過因吉禘于莊公及用致夫人二條生義耳其實吉禘于莊公未及二年失之不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歷行三禘失之大過亦非得其實也予竊謂禘者禘審之義每年禘審功德專行祀典以别時祭之常特崇功德之盛見于詩者如長發則曰大禘也雝則曰禘太祖也此其證也功德之君代不多見三四人而不為多如長發之玄王相土成湯可也一二人而不為少如雝之祀文王一人可也若魯之禘

祭則浮慕禘為盛典效而致祭如經所載二祭則襲其名而用之者耳如傳所載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禘樂禘禮則襲其文而用之者耳當時侈言用禘而迷其本原故或人疑而問之夫子亦不敢質言也至于文二之大事宣八昭十五之有事者何凡一事之禱祀偶有所為其事小故曰有事升祀僖公改易世次其事大故曰大事既不可定名為祫又不可誣稱以禘趙氏曰凡祭而失禮則稱名祭非失

禮為下事張本者則稱事此猶附會禘祫之說非本義也黃氏澤曰據禮記夏商諸侯以禘為時祭周改礿而特以殷諸侯之盛祭與魯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于周為不僭此是成王斟酌禮意以殊異周公其後周室既衰始僭用于羣廟孔子稱魯郊禘之非禮者為此也按黃先生說則魯僭郊不僭禘僭禘羣廟不僭周公故郊自僖公始書而禘則閔即有之亦可證也

祔虞

趙氏曰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惟存朝夕哭而已杜云免喪故曰卒哭非也大抵欲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說耳劉用熙曰卒哭而祔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廟以當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此主入廟此周禮也傳言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者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此主若烝嘗禘之常祭則不于寢而于廟合祭也然與周禮異矣葢傳為作主故生此論其

曰烝嘗禘于廟者就新主言耳杜氏不明此義直云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屬是左氏之言既違禮文而元凱之說復戾傳意也其謂常祀不以喪廢又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則先儒辯之矣孔氏曰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傳之說以為虞已用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又曲禮疏曰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鄭君以二傳之文

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繫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按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葢虞為喪祭祔為吉祭喪祭用重吉祭用主重既虞則埋之者喪祭用終也將埋重必預作主何則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最後虞皆用剛日卒哭祭用剛日明日始祔神不可一日無所依也重與喪主不並立者神依于一也以此主之作猶是虞

曰故謂之虞主以吉祭自祔始故曰祔而作主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謂練主為吉主者後常奉祀于廟不復易也外傳國語襄王錫晉文公命晉侯設桑主布几筵韋昭注云自以子繼父用未逾年之禮也左氏不言虞練異主鄭氏通二傳為一已得之使有朝葬日中作虞主之禮則何氏必援以為說是蓋公羊妄言之耳朱子曰左氏烝嘗禘于廟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按喪不貳事貳則忘哀必無釋喪服而衣祭

服之禮或是大臣攝行亦無文可據東遷禮失喪祭尤甚如襄公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傳言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皆是當時之事非必周制則然杜氏遂據以為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證非也予謂卒哭而祔此時奉新主入廟者專為舊廟主計耳蓋君已大行則廟中禰當進而為祖曾當進而為高改題易檐正在此時若有喪不祭則三年之鬼不其餒而且因子孫之沒而廢祖父之祭亦非所以安死者也假如立君連遭大變皆或

未及三年而崩則三君相去便已九年九年廢祭可乎彼三年不祭或者不行大祭或大祭使攝或常祭不用盛禮盛樂繁縟其事耳決非全不祭廟也故祭廟之説當以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為正至于廟制諸侯五廟常禮也昭十二年之傳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所出王之廟也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也同族于禰廟父廟也是故曾為諸姬臨于周廟宗廟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祖廟也吳子壽

夢卒臨于周廟則魯有文王之廟矣此外有武宫煬宫
詩又有閟宫而哀公之時桓僖猶親盡不毁致煩天譴
昭十八年鄭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為厲王廟是鄭亦
有周廟矣此春秋之廟制也稱祖之法蒯聵稱文王為
皇祖康叔為烈祖襄公為蒯聵之祖靈公之父則稱為
文祖其可見者僅此耳

昭穆

春秋繹逆祀升僖于閔三傳初不異而昭穆之説注家

不同公羊云先禰後祖穀梁云先親後祖謂僖為禰為親而閔為祖與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語意畧同皆為閔祖而僖禰也穀梁又云逆祀則是無昭穆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與魯語宗有司曰非昭穆同皆謂閔昭則僖穆也夏父弗忌曰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是欲以僖為昭閔為穆也故韋昭釋之曰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僖升閔上故曰非昭穆是則傳所謂逆祀者謂顛倒其昭穆南北之位也孔氏不考外

傳及公穀傳文反取何氏注謂兄弟相代昭穆同班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相同位次宜在閔下則是以逆祀為升其同班上下之次而已何氏又謂僖以臣繼閔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說者不詳遂以三傳昭穆父祖為引喻之辭繇不知以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斷之遂與經傳相悖然何氏昭穆之說他無所據漢廟制以孝惠孝文俱為穆孝昭孝宣俱為昭何氏葢推漢事以說春秋自

晉及唐宋禮官之議皆以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反引何氏之說以春秋躋僖公為證其所以為疑者則曰若兄弟相代昭穆即異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如商祖丁齊桓公之後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後立者將不得祭矣然又慮同昭穆而並立廟則七廟五廟將不足以容于是以天子之廟而有同室異座之制有皇伯祖考之稱其說至今猶未定也竊嘗以諸侯之禮推之諸侯絕宗而兄弟不得以其屬通者所以重正統也公子

不得禰先君故别子為祖者所以尊宗廟也然公子不得宗君而為人後者得為之子不得禰先君而以為人後之義得禰所受國之君皆禮之變也兄弟本不得相為後而亦以為人後之義治之者為諸侯上必有所承下必有所授上無所承謂之篡下無所授謂之絶受人之國而絶其後是篡也故非為後則不得受國變而不失其中也既謂所受國者為禰則兄弟四人相及各禰其禰即同四世一昭一穆祖述迭遷皆以受國為人後

為重也使非受國為人後則支子自無干正統承宗廟之理安可以後立不得祭其祖為嫌而輕受國之恩昧為後之義乎然則祖丁脅桓四子代立祭享宗廟與父子四世相承者何異使其世有適嗣亦終不免于祧安可以廟毁于子而昧其子有貴賤本不當俱立乎後世受國與天下者遂廢為人後之禮其忘君臣之義以輕正統亂昭穆之法以瀆宗廟皆流俗不經之論使然而其失繇漢文帝始漢文自藩邸入繼大統不後惠帝而

禰高祖其後遂以惠帝文帝共為一代則同室異座皇伯祖考之無稽皆末流所必至也若謂兄弟同班立廟將無所容則不得為昭穆之說非禮意明矣以三傳所釋相同必有所本而注家自汨亂之使議禮者失其所依故不可無辯按趙氏此說灑灑數百言亦侈矣果若玆則全從受國之恩以勢利上起見是有君臣而無父子重社稷而輕彝倫也且必伸其說即祖丁齊桓四子代立亦若可以即祧近祖而無害矣豈先王立教之道

哉乃若穀梁本旨原是顛倒昭穆蓋順祀則閔為昭僖為穆躋祀則僖為昭閔為穆無兄弟同班之説兄弟同班則自漢惠文合為一代之禮千古殊不可易後人因惠文之得禮而遐推祖丁齊桓亦必同班蓋想當然耳

朝聘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

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殷相聘也又曰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夫曰明王則此似三代之制也齊桓公于僖公七年盟于甯母修禮于諸侯官受方物是年公子友如齊及十年十三年十五年公如齊以為合三年而聘五歲而朝之法昭三年子太叔曰昔文襄之伯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

協而盟襄公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不見于書豈即子太叔所稱者乎左氏曰諸侯五年再
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
大國聘焉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時正也考禮修
德以尊天子也公羊曰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此皆
周官記述朝聘之節也疏數不一引證不符趙子常曰
桓公創伯之初未遑定制故莊公三如齊皆以事行至
僖七年以後所行乃齊桓會于甯母始定其制以為諸

侯朝伯主之禮與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相類不自知其僭也僖十七年桓公卒故僅再朝而已子太叔之說豈文襄嘗舉齊桓之典而主盟日淺故諸侯有不盡從其令者乎諸侯五年再相朝之說記于文十五年之曹伯來朝夫所謂古制既與周禮不合而春秋之世小國朝魯魯朝大國近或一二年遠或十餘年或間世不朝遲速皆無常準左氏唯見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又來適合子太叔五歲之數遂以其說為傳而不知其制

實始于齊桓爾叔向之說杜氏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廵狩盟于方岳之下其朝聘之節太數故先儒以周禮大行人所職為得中葢成周之禮非唯左氏不能詳當時名大夫如叔向亦不得其真矣今以春秋所載者裒之朝者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之禮也聘者與國自相往來及天子所以交諸侯之禮也故公朝于王所曰朝穀伯鄧侯來曾曰朝天子使宰周公來曰聘大夫相往來亦曰聘等國

諸侯相往來或以事或以朝皆曰如見諸侯不可言朝也本國大夫之京師或以事或以聘皆曰如見人臣不可言聘也小國不能行朝聘禮如介葛盧曰來王朝之臣不以聘禮至如祭伯者亦曰來此春秋筆削之體也行人世相朝葢指小國而言左氏公朝晉等語乃為命謙言承習俗語耳非實事也啖氏曰禮所謂諸侯相朝者兩君相見公羊曰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是也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其說非是然則周禮天子時聘以

結諸侯之好非乎趙子常曰周制諸侯于天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見謂大宗伯朝覲以下六禮貢謂小行人春入貢也聘問者上之所以交乎下也東遷小國于大國有朝無聘諸侯不朝貢天子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諸侯之伉也觀傳記晉韓宣子聘于朝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王曰辭不失舊則諸侯于天子言聘非舊制可知葢繇周室既衰雖聘問之禮亦不能常故左氏不復辯然不失為實錄也鄭氏因以釋周官時聘殷

瀕誤矣成十三年三月傳我公及諸侯朝王而書曰如京師者何也終春秋之世魯君朝王者凡三僖二十八年兩朝于王所晉文尊周攘夷復脩齊桓之績魯僖從伯令以朝天王最為得正若成公將會諸侯假道京師伐秦不可過天子而不朝是如周以晉故而非特朝也書曰如不與其朝也故當朝而意不在朝即成公之過京師不許其朝不當朝而意在于朝即僖公之兩如齊亦不許其朝考春秋之筆削而朝聘之禮著矣一說以

為夷周于列國而曰如一說以為等魯君于魯臣而曰如皆非也趙氏曰如者始行則書之未成禮之辭亦非也

會盟

春秋有特盟有參盟有同盟石門于鹹特盟之始終也瓦屋鄟陵參盟之始終也凡伯之未起與伯之已衰則特盟參盟作同盟則在伯之方起與伯之將衰者也齊桓公定伯先交魯魯望國又援國也得魯而天下可圖

十三年與魯有柯之盟特盟也至十六年而齊與八國同盟于幽齊桓初合諸侯為盟主也左傳鄭成也前年秋鄭伐宋今年夏諸侯伐鄭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故鄭有此成也二十七年又與四國同盟于幽有陳侯蓋陳亂而齊納敬仲鄭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以是再同盟焉齊桓主伯四十餘年惟此二盟言同至僖公二年貫之盟五年首止之盟七年甯母之盟八年洮之盟九年葵丘之盟十五年牡丘之盟不必言同蓋同

者為不同而言也伯業至此不須言同矣十七年而齊桓卒晉文主伯八年惟僖二十八年踐土二十九年翟泉二盟耳文公攘楚尊周事業尤烈豈友邦諸國有不同心乎二盟不書同何也葢齊桓當東周之初諸侯草野桓公經營收拾必三十年而後就緒為之甚難故書同若晉文緊接齊桓人心未解伯靈不歇本無甚異何必言同此二盟所以不書同也文公十四年為晉靈公之八年靈公雖不君乎然趙盾為政傳載從于楚者服

新城之盟始復書同自幽以來未之有也林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此後不曰同盟者寡矣宣十二年晉有邲之敗楚莊欲伯景公為是懼而糾宋衛二國為清丘之盟則書同十七年魯與楚通中國甚危故為斷道之盟則書同晉與齊有鞌之戰齊人敗績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其成二年蜀之盟不書同者主楚人也成五年鄭伯如楚訴許不勝歸成于晉為蟲牢之盟則書同七年景公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故七年為馬陵之盟則

書同汶陽之田一與一奪諸侯貳于晉九年晉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則書同成十五年晉為戚之盟以討曹負芻誅弒逆整綱常大舉也故書同是時為晉厲公之五年矣十五年同盟于柯陵伐鄭而後盟尋戚之盟也十八年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于是晉悼公初立同盟于虛打悼公之伯與桓文同諸侯無不誠服可以不書同然而襄三年同盟于雞澤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皆書同時至于此人心岌岌亦不得不書同

也十六年爲晉平公之元年會于溴梁此晉新政也然而令大夫盟矣故不言同前已言同圍齊而後不言同省文也十九年祝柯之盟也已言同圍齊而盟止加一齊仍是圍齊之諸侯而不言同者二十年澶淵之盟也晉楚同主而不書同者二十七年宋之盟也若二十五年晉侯會十一國于夷儀伐齊八月同盟于重丘左傳齊成故也說者謂晉平之盟不言同此言同者去楚從晉故也然哉昭十三年書同盟于平丘者齊人不欲盟

要之乃可故書同盟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繇是止郪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齊氏曰經書同盟者十有六幽幽新城清丘斷道蟲牢馬陵蒲廒柯陵虛朾雞澤戲亳城北重丘平丘其載辭若曰同救災患同恤禍亂同奬王室同討不服皆天下之辭所謂公言之也其不書同者若垂隴若澶淵若祝柯若溴梁若皐鼬或以復仇或以平怨或專自大夫或志于黷貨或宋楚主盟或兩國特相盟或侯伯不與盟皆一國之辭所謂私

言之也若夫天下之辭公言之而不書同者首止甯毋
洮葵丘牡丘踐土翟泉七盟是也皆桓文之盛而不書
同又有以見天下之一乎齊晉也故以十六盟視一時
之不同者則同盟為愈以首止葵丘踐土七盟視十六
盟之同盟者則不同為盛盎以其有不同者然後書同
以別之既曰無不同矣夫又何書同之有胡傳同盟或
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
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

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識之也即胡所言諸侯同欲惡其反覆亦未盡合若有戒心者以該同盟

實為得之人自為盟者三桓十一年惡曹中國未有伯而人自為盟也僖二十一年鹿上中國始無伯而人自為盟也宣十二年清丘中國又將無伯而人自為盟也

侵伐一

侵伐春秋大事也而侵伐二字終無能名其義者左氏曰有鐘皷曰伐無曰侵公羊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曰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胡氏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趙氏曰稱罪致討曰伐

無名行師曰侵總而論之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用大師總數國若無鼓鐘何以進止𤜶侵精伐益以淺深為義也按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而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鄭人伐衛邾鄭伐宋報仇雪怨不得稱討既用大師總數國不得言潛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又豈有壞宮室伐樹木之事乎陸氏曰春秋書侵者凡五十有七其可驗者亦可畧舉如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据公聞有冦追之已不及則

無名之驗也定四年大會于召陵侵楚據左氏本謀伐楚以荀寅之言而止足明不稱罪致討但侵掠而已又自成公以前書侵者凡四十戎狄居其半即是戎狄侵掠無名之驗所謂無名行師庶幾近之然通春秋所書凡戰凡伐凡圍凡滅又安得有名也然則柰何曰周官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侵者入其一隅擾其一角浸漸以至之義伐者以兵擊刺見敵輒殺夾振以伐之義予益讀樂記而恍然知伐之義也夫子荅

賔牟賈曰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國也註謂夾
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武舞戰象也
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
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則伐者一擊一刺之事其文以人
用戈其意可會不見戎伐凡伯于楚丘乎凡伯孑然一
身有何徒衆而必詞用聲討容用鐘皷乎戎人不過伺
其行間以戈取之耳故一人言伐凡伯是也一家言伐
昭二十二年伐單氏之宫是也一邑言伐伐於餘丘是

也一國言伐鄭人伐衛之類是也孟子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二語尤可互證葢古者其國有罪天子聲其罪而討之若率師以行干戈殺伐固諸侯事耳可見侵非必無鐘鼓第以掠封疆入城邑為事伐非必無文告第以稱干戈用擊刺為事大武之樂原表武功證義之最切者也書滅亦有不同滅者殘殺殄絶之謂或有滅其國而君位未必絶者如楚人之滅夔以夔子歸或有滅其君而國不滅者如胡子髡沈子逞之滅或有

滅國滅君而空其地弗有者如楚之于陳彼九伐之法外內亂鳥獸行滅之此一人之汚行惡不及民豈有以一人之身而併其先人社稷殄絶之乎讀春秋者不知此法曲生異義于昭八年楚滅陳而九年書陳災則曰存陳也書存陳者不與楚子之專滅也于定六年鄭人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則曰楚復封之也不書其封者不與楚子之專封也不亦支乎若左氏于取郜之傳曰用大師曰滅公羊于雞父之傳

曰君死于位曰滅二語似得之矣

侵伐二

王樵氏曰書來戰甚其來者也書戰于某義不在勝敗故不録也公羊云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績也恐未必然也穀梁云内諱敗舉其可道者春秋無諱敗之義乾時何以不諱乎凡以兵圍其國都曰圍圍他國之邑皆繫其國如宋人伐鄭圍長葛楚人伐宋圍緡是也不繫者皆變也義各見本傳凡内自圍者叛邑圍費圍成是也

圍不言伐如楚人圍許宋人圍曹兵已傅其國都故不假言伐若伐國圍邑則言伐言圍入者得而不居公羊之說是也穀梁云入内弗受也此自歸入之例與用兵之入不同惟隱五年我入祊可用此義言不當入也趙氏曰左氏凡書取言易也穀梁亦云取易辭也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余謂凡繫屬外而我克有之不論難易一切稱取其言伐某取某者是用師徒也或以勢脇或招收而得之既不侵伐不用師徒然取之非正皆

為力得春秋之義在辯其得之邪正固不當唯以師徒為例也啖氏曰王師不言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雖君能敗臣之師亦不言敗不許其有師徒以敵君者也鄭伯敗段之師曰克即其義也但書能破之而已時若有王師敗諸侯之師亦當言克也趙氏曰兵出殊稱何也或稱師或稱人或稱帥師或稱某正名分也王命之大夫曰某具名氏也君命之大夫曰某人成公以前侵伐稱人者多不必皆君命之卿下

大夫稱師内外同内之師少則但稱伐或稱及内師多者稱師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之類是也少則但稱伐稱及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之類是也大夫書帥師紀其為將也不書帥師不成師也外則一之莫能詳也君不稱師重君也戎狄舉號賤之也公羊曰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此例施于内師則可于外則不可何者凡外國來告侵伐但言其將何能悉以衆寡來告乎且春秋意在褒貶其事之是非不必須知其

衆寡也公羊又云將卑師少稱人按前後稱人以圍者凡十五若將卑師少何能圍國益知外師不可以多少為目也趙子常曰凡君將不言帥師古者君行師從言君將則師行可知大夫將言帥師師重與大夫等也微者不言將者大夫非卿名氏不登于策公羊又曰君子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策書之法通内外言之雖將卑師少稱人外與内異以本國之史不可復言其人故内微者不言將外師雖君大夫將有變文稱人者師重與

大夫等故兼稱之今考未經筆削之文若邾人鄭人伐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之類知此例實得當時史法其君大夫將而稱師稱人者皆筆削之法不入例趙伯循謂稱人以圍者甚衆將卑師少何能圍國益不知春秋所謂師者不可以二千五百人為限終年帥師國非一師傳言師少非不成師其曰師衆師少皆以成師而言將尊謂卿將卑為大夫之非卿者何以不能圍國也

會及

春秋之事多半會盟戰伐而書法以及會二字綜其凡公羊曰及者我欲之會者外為志也說者以為此僅可施於我魯而不可槩之天下然即我魯亦正未足槩也公羊不過因隱初年一二事斷其見耳彼見公即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以及邾之盟為我所欲見戎請盟以為公會戎于潛為彼所欲然將下條公及戎盟于唐相比即不通也如以及戎之盟為彼所欲則于書法又不合且十一年入許鄭所欲也而書公及齊侯入許何耶桓

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此接月事耳公即位欲脩好于鄭鄭仇宋欲結魯為援其會其盟二國有同心焉令一則曰會一則曰及何所從耶定四年三月召陵侵楚五月盟于皋鼬亦一事耳而召陵書會皋鼬書及與垂越同也成二年會楚公子于蜀稱會已盟于楚稱及亦與垂越同也襄二十七年叔孫豹會于宋已稱豹及盟于宋亦與垂越同也乃知凡會凡及皆有同心如其不同則彼所不欲者必書曰鄭伯

逃歸我所不欲者必書曰公不與盟其眞有不同而强
要之入者不過十之一二不可以槩其常也盍嘗通春
秋考之會以始見之初言及以結事之成言故書法有
及盟而無及會會是大槩合衆人而言及是大槩專一
二人而言故參盟以上無不稱會而合諸侯之大夫間
有稱及要之會止一義及有二義會止一義者會某盟
于某者以本日會本日盟也及有二義者有繼事之義
有殊事之義繼事之義如事已見上而下繼之如桓元

年四月越之盟以三月與鄭伯已會于垂而越盟言及定四年四月臯鼬之盟上四月已有會而下之盟言及是也殊事之義若在我魯則以内及外無不言及其外國則皆于戰伐見之公羊曰伐人者為客被伐者為主陸氏曰主人服則客不戰故戰繇主人此恒法也葢以受伐者及人耳然如鄢陵之戰鄭伯受伐如何稱晉及邲之戰楚受伐如何稱晉荀林父及鞌之戰齊受伐如何稱宋及趙子常曰凡戰以主及客以内及外以中國

及夷狄皆曰及其戰可謂確盡矣故以大及小爲僖十七年之宋師及齊師戰于甗以伯主及列國爲哀二之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以中國及夷狄爲僖三十二之衛人及狄盟以近中國及遠中國爲僖十五之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以久蠻夷及新蠻夷爲昭十七之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及義昭然無可異說然無及會而有及會者一是爲首止首止王世子也世子可言會不可言及故以及施齊侯宋公而以會殊王世子書

法應爾也戰伐之及獨于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其義可商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齊伐魯還與齊師遇于衛地將以受伐者為主應書齊及將以大及小亦應書齊及然而齊猝然之遇也齊將兵尊者微者皆不可知既是猝然之遇主將不通僅可謂之齊師而已孫良夫為國卿以卿與師對自應卿主之此乃以主戰與猝戰書及亦自然之法也故公羊云及者我欲之會者外為志非也又云以被伐者

為主書及亦非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以內會外以中國及蠻夷兩者合書其法自應如此林堯叟曰兩伯之辭非也

稱天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桓弒君凡自立者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夫人風氏僖莊公妾也胡氏以王錫簒弒之命賵諸侯之妾為非禮故王不稱天以貶之予初不信其說又讀高新鄭曰

稱天稱王猶之令人有稱奉聖旨焉有稱奉旨焉豈以聖旨為褒奉旨為貶則又益蹖之及全録諸例同類並觀而于彼説亦不可盡非也第謂畧之而不稱天則可貶之而不稱天則不可于魯而畧之則可于王而畧之則不可益人臣有錫予盛事固必隆寵君恩頻繁鄭重大之稱天稱帝異之為龍為光不曰高天頂踵則曰小臣隕越此人臣祇受之驚心亦頌者誇侈之常語也若桓公錫命祇見為辱成風承賵適履其畢不惟令國典

不光抑更使王靈非貴故三書稱王而不稱天雖非誅責以見貶實是等夷以示輕夫子于此下筆有不得不畧者焉不然何隱元之宰咺隱七之凡伯隱九之南季桓四之宰渠伯糾桓五之仍叔之子桓八桓十五之家父僖三十之宰周公叔服文元之毛伯宣十之王季子定十四之石尚此十二使者何以皆書天王也如其義無輕重則此十二使之舉何以皆無甚惡彼三使之事何以適有可疵讀經考傳灼無足疑矣其成八年天子

使召伯來錫公命稱天子者何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二稱名異而義同夫子特存其一以見我周稱號之例耳故凡予後所低徊于胡說者其前必甚違駁于胡說者也從違駁而低徊則予非苟同明矣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不稱天王則以三月庚戌天王崩也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則以前八月天王崩也又以見天子諒闇不言之制矣

書至

書至之義左氏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
勲焉禮也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穀梁
曰致君殆其往而喜其反者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按趙
子常謂告廟飲至乃人君往還常禮適與書至同時與
史法無與且舍爵策勲應惟武功始有之若二傳謂危
之而後至者庶幾近之然不可通于全經令詳考全經
書至當作三科看又當作兩科看作三科看者桓至一
也隱不書至攝位為謙不敢同于正君也二也昭定二

公無不書至昭為季氏所逐不書至是忘君也即定為本國之地無不書定為陪臣所挾復得反正其勢甚危不書至是殆君也即如八年侵齊會厐俱僅一月亦無不書若他公則有書有不書矣三也故書至之法當以桓公為正作兩科看者魯自僖公以前伯令修明未敢有公肆欺陵者故隱桓莊三公書至甚少為一科文公見止于晉襄公見止于楚滕薛降爵以朝杞以不恭見伐其朝聘會盟皆迫于强令而有虞心故成襄以後書

至者多為一科此兩科者又所以為書至也桓公十八年出行共二十四次止書二條一為二年之盟唐一為十八年四月之伐鄭故元年盟越有不書者而與戎盟則書戎狄豺狼不可近也十三年及齊宋衛燕戰有不書者而伐鄭則書是年四月伐鄭七月始歸歷四月踰二時也可見踰時盟戎為春秋書至之法然莊公九年乾時之戰傳載公喪戎路伐國踰時何以不書趙子常曰凡伐而戰不至公已親戰書敗績則安危得失已著

舉其重者故不書至也其敗人而不踰時者又不論矣

莊十三年冬盟于柯其踰時其踰月未可知然齊桓此

時立已五年修伯業尊周室春秋與之自此至僖公十

三年凡與齊桓盟會者十如齊者二而皆不書至自柯

之盟始焉所謂信之也無所殆也若莊二十二年之納

幣二十三年之觀社二十四年之逆女與遇穀盟扈前

後錯列于經而遇穀盟扈不書至納幣觀社逆女則反

書至遇穀盟扈大事不書至納幣觀社逆女諸事則反

書至縱横變動不可端倪明是納幣覲社逆女三行非禮故書至以見公過且藉是見十二會盟不書至以顯信桓之義更快也趙子常所謂以不書至為恒則以書至為義然哉若僖四年伐楚六年伐鄭書至者既皆踰時且征伐大事國家存亡安危之所繫不與盟會同也雖與齊桓盟會而歴時太久則亦書至十五年牡丘三月至九月十六年會淮十二月至明年九月皆踰三時也此齊桓之晚年矣范甯以為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是矣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二十二年八月及邾人戰不書至何也其一伐一戰未踰時不可知然趙氏以為公伐小國不書與宣公伐杞伐莒同是矣二十五年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其踰時不可知然親夷狄伐隣國張洽氏以為危之是矣至于晉文公伯而春秋又以待齊桓者待晉文焉故踐土之盟河陽之會皆不書至若圍許而至者二十八年冬圍二十九年春至隔年踰時也僖公以前非征伐大事而踰時者必三月

乃書文公以後踰兩月一月皆書矣新城之盟扈之會僅兩月猶夏秋二時也四年秋九年春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在一月間耳又何以書葢桓公為齊所立故屢如齊惟為齊所立故危其如齊也宣公伐莒伐杞自從伐小國例不書若元年平州之會以定其位何安如之自不書也成公元年蜀盟不書會吳楚之君不書也齊桓之不致者信之也戎盟之至者殆之也吳楚僭王猾夏非夷狄非中國既不必殆又不與其信不書至者

畧之而已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十年五月公會晉侯伐鄭不書至何也晉侯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會諸侯伐鄭受賂而歸不成君不成會不書至者亦畧之也人臣之至君所猶子之至于父母所也趨承喜樂之爾有何危殆而書至成公十三年如京師不書是也齊桓盟不書亦以此意待之也襄公七年鄬之會救陳不成為時不久不書亦畧之也齊桓盟會不致春秋固以與之也晉悼公復脩伯業襄七年同盟于戲令于列

國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虎牢肆眚圍鄭三分四
軍以敝楚故能三駕成功攘夷安夏中興之業獻之盟
赫然比于葵丘踐土焉不書至同桓文也哀公書至者
止會晉侯黄池耳鄫艾陵槖臯不書至者從伐小國例
也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不書至何也衛侯宋
皇瑗以吳徵而至雖書二會總在槖臯一事亦與會吳
不書至從同莊八年正月師次于郎傳載仲慶父請
伐齊師公曰不可則公在行矣不書公諱之也然此有

徵義治春秋者向未知也夫正月出師至秋師還歷三時也宜書至而不書者既諱公不可以目公也實在行不可以不書至也書師還即所以至公也此又書至之善法也文公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單伯周大夫為齊所執故以内辭書昭公十三年書意如至自晉二十四年書叔孫舍至自晉皆為晉所執已得全歸喜而書之書人臣之至者止此三條夫人于本國惟歸寧得禮則書至文公九年書夫人至自齊婦人不出閨門故以出行

為殆得至為喜若如齊如晉此亂道妄行巳自為殆不必殆也此五條又書至之異義也

春秋辯義卷首五

春秋辯義卷首六

明 卓爾康 撰

書義三

天文一

杜氏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

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揜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揜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揜閒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于所不見孔氏曰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為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在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

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有不食者繇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

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議云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下則其食虧于下也日月之體大小不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

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食之以自食為文闕于所不見也王伯厚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者不過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又曰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

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趙子常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書日書朔者二十六書日不書朔者七書朔不書日者一不書日不書朔者二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則其意謂王朝日官失之非指魯人明矣公羊傳某月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

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蓋以為司歴失之致日食不在正朔故春秋削其朔日之謬者杜氏釋例以長歴推較經傳明隱三年二月已巳是二月朔不書朔史失之又與左氏曰官失之者相違然長歴所推春秋日食亦不盡得不可據以釋經漢書律歴志叙西漢日食多在晦亦有先晦一日者公羊此義必有所受蓋聖人以日食不在正朔苟書于經非治歴明時之意故或去朔或去日以示義凡日食在正朔者書日書朔桓三莊二十五二

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及成以後惟襄十五年不書朔餘皆書日書朔葢周歷交朔之法于是始正公羊傳某月某日朔者食正朔也雖在正朔而食于夜者書朔不書日桓十七周又以夜半為朔故得言朔日未出故不言食史記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為夜食按穀梁傳以不言日不言朔為夜食言日不言朔為晦食于理未當唯取夜食之説以足公羊傳闕文食在朔後者書日不書朔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宣十宣十

七襄十五公羊傳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氏謂二日食今按雖非正朔猶是此月所統之日故書日食在朔前者日朔皆不書莊十八僖十五公羊傳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何氏謂晦日食今按日與月違故日朔皆不書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公羊傳記異也何氏又悉舉其後事變以當之今考前漢二百二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後漢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魏晉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宋止

嘉定十六年日食一百二十大抵世愈降而日食愈數此天運盛衰之候也自漢惠帝而後日有歲一食晉世至三食亦春秋所未有與他災異不同必欲指其事為應恐非經旨

天文二

按左氏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曰如雨者非雨也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所謂不修春秋謂魯史舊文公羊僅于此一處及之

亦口傳之語但左氏讀如作而義遂相逺未知何據又據漢志永始中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不及地尺而復即未至地滅也古今星變固有如此者其所隕者星之光魄故雖多而不見在地之形説者謂積氣消散所致此地異尤甚蓋王運至此而終矣按昭十七年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杜預郭璞俱以孛彗為一星今知不然者漢書注文頴曰彗孛長星其占畧同而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

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長星光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史記彗出東井齊景公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然則孛勝彗也經書星變唯有四事以其時考之皆大異也古今天文之說甚夥其見于春秋者如此古無有閏而閏自堯始古無有歲差而歲差自虞喜始此固歷家之密率也要皆隨時以立法而非為法以合天文王周公大聖人惟在革卦見歷明隨時更改之義而已

蓋歷數之學道雖本天法終屬藝聖人畧推大率不求盡符故春秋書日食曰日有食之闕于所不見疑而未定之辭也前人失足後人以謀法垂後世愈熟愈巧至元郭守敬一洗年法日法之拙而精之已足千古要未有如我朝西方之學為極至者西方人自云歐羅巴國離中國十萬里開闢至今萬歷中年始來朝享此方以筭數為小學天文為藝學童而習之白首益精且所造日晷甚巧時置晷于側步影測

驗微細玄渺最為詳確羲和以來無以尚矣其著星
數書多行于世予故于中國古今論歷者不敢執信
以其所得總為形似譬如長人觀天僅勝于矮耳乃
西方所主自有敬天之教中國好事有從之者其平
日修省功夫甚苦亦類于吾儒之克已然溺于地獄
天堂殊非雅正君子不必因此而泥彼也至于災祥
徵著有主事應者劉向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日食地震山崩彗見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

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有不主事應者歐陽修曰夫所謂災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也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于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葢慎之也以為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多見其變則知天之所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乃

西方事應又出于二者之外余嘗閲之史百度曰日食月食由于所見無關災眚若彗孛氛祲主水主旱固自有説天漫漫爾六宇覆焉一星移一眚變昭昭爾天下見焉不得為天下同災又難指一方受害既須論本宿之方又須論同度之線如在經度則經度當之如在緯度則緯度當之若變動在本宿而不細推其一線之度詎得一宿所主之地盡被其災也既須辨五行之氣又須辨五地之壤如火星上變下值赤壤又值夏時又值

剋急之政則以火遇火旱災必甚不然則否其餘水木以次為算若止見一星之變而不細勘其離地之壤何以五方應驗俱不相准也史氏說殊佳恨世鮮好其學而其人不屑以藝學為重予與諸人又不能相遇故無繇得傳近徐玄扈先生上疏修歷開館羅才一主西方之學密率精筭三年成書屹然為昭代鴻製直紹羲和

嗚呼盛哉

災異

國家災異莫盛于饑而水旱蟲災所以致饑故春秋于
我魯之變詳書之其所書星移地動及震廟火榭諸雜
災亦止于周室耳宋陳先代齊晉大國耳不槩書也即
四國亦書其大者告者耳不悉書也天文亦止書紫微
明堂大垣舍耳不漫書也以年論之一年僅足一年之
食此常年也一穀不足曰饑五穀不熟曰大饑五穀俱
足曰有年五穀狼戾曰大有年大饑不甚值也大有年
亦不甚值也故春秋二百四十年桓公三年書有年宣

公十六年書大有年宣公十年書饑十五年書饑襄公二十四年書大饑總此五事而已隱五年九月八年九月兩書螟莊六年秋螟高氏曰螟食苗心蝝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螟輕而蝝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耶夫天以下大地甚廣也禹績周建甚多也天災物害甚夥也不書無以紀其實書之將不勝書故周天子之都四方無所不應災異應書而地小勢

徼變動不甚廣赴告不必及宣十六年止書成周宣榭火一事以見意焉夫子于各國僅取先代之舊所為三恪者及齊晉二大國而記之當是時宋陳杞三國見于春秋杞國甚小無所紀載陳隣于楚不甚赴告得書者惟宋稍多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僖公十六年石隕鷁飛襄公九年三十年宋災共四條陳則惟昭九年書陳災一事乃知穀梁以書陳災為存陳者猶偏說也齊則惟莊二十年齊大災晉則惟僖十四年之沙麓崩成公五

年之梁山崩三事其沙麓梁山不著晉者名山大川不以封非晉之所得有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衛鄭書衛鄭者宋陳挈之也然四國控在中原數千里天下心腹之地盡災矣即非宋陳挈之自當書也上天之變下土無不見而星宿分野各有所屬亦惟三垣之內天下所共者書之恒星經星二十八宿也恒星不見而彌天夜明矣又星隕如雨此大異也故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書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北斗極星斗柄

月建天之樞也故文十四年書有星孛于北斗大辰為宋鄭分野宋自當書乃其中心星為天子之明堂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宸居之象也故于昭十七年書有星孛于大辰東方魯地也故于哀十三年書有星孛于東方故觀昭六年鄭災不書十九年鄭大水不書而各國不槩書可知也觀昭二十三年周南宫極震不書昭八年石言于晉䰟榆不書昭二十七年龍見于絳郊不書而大國小事不悉書可知也觀于昭十年有星出于

婺女不書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不書而天文不漫書可知也此春秋書災異之法也

婚禮一

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納幣及逆女也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啖氏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皆譏也他國來亦如之納幣使卿杜征南以為太重非禮況于親納莊公之親納

文公之公子遂逆皆譏也其親喪圖婚尤不待貶矣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說者謂使卿非禮又謂宋公自命有二譏乃公羊曰録伯姬故盡其辭是也内女歸與外逆女有故則書王楪氏以為内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此與他婚禮常事不書書以志禮之失者固不同也如此則莒慶高固大夫耳何以書乎其載逆王后有二桓八年之逆于杞襄十五年之逆于齊魯主婚故書穀梁曰為之中者歸之是也王楪氏又以為王

后者天下之母不同于諸侯自合書之如此莊十八年陳嬀為惠王后宣六年齊姜為定王后何以不書乎王姬下嫁莊公元年王姬歸齊書逆書築館書歸何其詳而縟也說者以為魯主之不得不書然此後十一年冬書王姬歸于齊亦魯主婚者何僅一書而足乎趙子常曰齊魯有不共戴天之仇方在衰麻中而天子命魯主婚魯人獨不可引義辭免乎故詳書其事見王室與魯兩失之是也諸侯取女立子通制則有九等之班隱元

年公羊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侄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是時諸侯取女立子雖不如禮而九等班位尚存故趙孟得而言之與公羊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説合予謂趙孟所言尚在各國耳據惠公之妃所稱孟子聲子仲子即本國之貴賤尤不可不論也蓋聲子早生隱公又為繼室則年長于仲子可知令不以年長之聲子為仲而仲子仍命于有文在手之

夫人可見聲子在宋或為大夫公子所出而非東宮之妹矣後世論公子爭國者惟以年之長少定之宜其不合于經也

婚禮二

記曰國君親迎有故則使卿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唯諸侯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趙氏曰桓夫人

文姜齊僖女莊夫人哀姜先儒以為齊襄女僖夫人聲姜先儒以兩會齊桓證為桓女文夫人出姜齊昭之女魯子叔姬所生宣夫人穆姜齊惠女成夫人齊姜益齊頃之女桓公使卿逆而齊侯送女于讙故書夫人至自齊而不書翬以夫人至莊公親迎而夫人不與公俱入故書公至自齊而別書夫人入文公使微者逆故不書其人且不書夫人至是致當時有貴聘賤逆之譏緣叔姬無寵于齊昭故魯人不使卿逆稱婦者有姑之辭也

凡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或謂逆婦姜者公自逆也葢不思君舉必書之義豈有國君親逆女而史不書者乎况文公春至自晉必不能夏又如齊也宣成使卿逆女書以夫人至乃史策常法凡婚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又請期乃逆女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皆微者之事史不書所書者唯逆女夫人至二事而納幣必使卿或國君親行然後書之夫子修春秋以國君取夫人同任社稷宗廟之重雖諸侯親迎之禮

久廢而逆女夫人至皆不可不書所以存策書之大體也若諸侯逆女則以得禮不書詳内以見實則略外以明義也說者見僖襄昭定哀五公皆不書逆夫人遂以為彼皆親逆得禮故不書而此所書者皆非禮也葢蔽于穀梁之說莊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女穀梁傳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不知春秋治内與治外異若吾君逆夫人雖得禮亦書也然僖公不書逆女襄夫人逆與至薨葬皆不見于春秋何

也考僖公聲姜謚為公子時所取齊女傳言襄公薨立
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不言適
夫人無子則襄謚終身未嘗取正適故薨葬皆不見于
經昭公娶于吳為同姓經諱不書孔氏曰坊記云魯春
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同姓不得稱姬舊
史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
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定
夫人姒氏亦為公子日所取傳言哀公以公子荆之母

為夫人而以荆為太子則哀公固以妾為夫人矣若隱公則以攝君故夫人卒不成喪不書趙氏之說如此通計魯十二公隱以攝君閔以幼殤故逆女不書昭娶吳孟子不書僖定以為公子時不書哀公以為妾作夫人不書謂得禮而書者宣元年遂之逆女成十四年之叔孫僑如逆女二事而已夫僖定公子時所娶固誠有之襄公生于沙隨之歲其在即位時方四歲斷無公子先娶之理亦無終身不娶之理予謂襄哀二公或是聘後

二女皆卒諸侯不再娶即以二女之姪娣敬歸公子荆之母為繼室故春秋無繇書其逆女也葢婚姻著代敬宗親迎原是大禮自國君以至庶人無不當行第古時事簡風淳出行簡約若後來交結强隣繫援大國師行糧食既多不便本國事故又有不虞而必欲遠道間關以行先王之禮不亦迂濶害事乎記稱有故則使卿葢定禮者已開此方便法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而左氏以為卿不行非禮也則逆者是卿抑亦習見後來之常

法耳若直如程子以為諸侯必不出國親迎則又恐不然春秋記宣元之公子遂成十四之叔孫僑如二條者葢記禮之變也趙氏又曰國君來逆女不書卿為君逆則書又曰納幣稱使逆女不稱使尤為確證葢逆女不稱使以見君當自行也譬之今差御史鹽漕屯馬則稱欽差巡按御史不稱欽差以巡按代天子巡狩如朕親行耳以此觀彼灼然無疑

蒐狩

趙子常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周制四時田獵之名也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嘗猶自夏焉此田祭皆從夏時之證也杜氏曰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是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魯狩地大野是也此田獵有常地之說也其禮既有常時其地又有常處故雖公狩不書即非常狩之地桓四年公狩于郎以地遠書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在齊境以越禮書公羊傳冬月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遠

也其時田之名雖言之不詳所謂常事不書實史法也自僖文而後歷五公蒐狩違禮皆不書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無足議矣昭八年書秋蒐于紅自是十一年之夏比蒲二十二年之春昌間定十年之夏比蒲及十四年獲麟之後比蒲凡五書趙子常曰蒐者春田之名周之春夏寅卯辰之月興之為得禮秋興之非禮也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而大蒐叔向聞而譏之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國不忌君君不

忌親能無畢乎殆其失國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示彊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悉書之定十四年比蒲之蒐經書邾子來會公則凡大蒐皆公在可見而不書公者師乗非復公有史不虚飾也桓六年八月大閲莊八年正月治兵杜氏曰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趙子常曰周制天子因四時之田而教民以武事春曰振旅夏曰茇舍秋曰治兵冬曰大閲天子諸侯

四時之田名既不異則教民以武事其禮亦同史所不書桓公以畏齊鄭之故大閲于建未之月莊公以事仇之故治兵于子丑之春與因田習武之義不同故特書之然莊八年治兵春秋别有微意政非子常之説所能了也

興作一

啖氏曰凡土功皆當以農隙之時若有難亦有非時城者非得已也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説非也凡城

國之急也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譏浚洙作兩觀新延廐之類皆當從土功之時王姬之館以非常不論不時也趙子常曰中城杜氏以為魯邑宋儒本穀梁非外民之說以為魯國都城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魯人無不修築之理成城中城而後襄城西郛定成中城而後哀成西郛宋儒說是也小穀左氏以為管仲之邑宋儒謂魯邑者本魯人孫明復之說以魯地有小穀而管仲所食乃齊之穀也據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

而寘管仲則非魯人所城之小穀明矣城楚丘遷衛也凡伯主之令以內辭書春城者五夏城者七冬城者十五築者一城諸及防城諸及鄆在十二月繫事之下跨二時也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謂建戌之月角亢晨見東方畢農務而戒事心星晨見而致築作之物建亥之月定星昏中而樹板幹日南至而畢功蓋周家使民以時之制春秋之世魯人日不暇給平時不能修其保障遇有外

憂然後城要害以備難或為懼齊或為懼晉或備莒邾或帥師而城或彊家專邑而城或爭外邑而城雖非時而不得顧雖得時亦不足稱也然冬月興功為多而獨無書秋城者則猶不以盛暑農殷時勞民也左氏唯以書不時斷之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凡城必有郛廓樓櫓之制郡下邑非要害制不備故曰築與築囿同莊公一年中三築臺成公盛暑築囿其縱欲勞民可知昭定擁虛器而築囿三家分魯而以此娛其君也策書

實録而鑒戒明矣啖氏曰新作南門左氏云不時也凡
啓塞從時謂作門戸為啓當用春分以後城郭為塞當
用秋分以後順天時以開閉也新延廐又曰不時也凡
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盖言馬春分入廐秋分入牧縱
馬合依時出入新廐何妨用農隙之時既非開閉之物
又何象乎趙子常曰言新見有舊言作見有加于前不
言作者仍舊制也僖公改作南門新作雉門兩觀新延
廐觀其所書之時則時不時可見門戸道橋城郭墻塹

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僖公新作南門非治壞故傳以土功之制譏之蓋左氏但知土功之不時而不知改作之非制也

興作二

春秋興作築八內城二十三外城六其例有三曰城曰築曰新作城與築者向未有而今創之新作者舊已壞而仍新之不時非義固為害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故有時而不時者如莊二十九年之春新延

庇冬城諸及防莊三十一年之春築臺於郎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一年三築臺或有故也然勞民不太甚乎有不時而時者如文七年之三月城郚則備邾故襄十五年之夏城成郛則以備齊故雖不時又何譏焉齊伯外城二除楚丘外邢也緣陵也晉伯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桓公主伯初有此舉救邢則救城邢則城據實書耳穀梁改事美功之說殊不必然二年城楚丘趙子常以為霸者之令以内

辭書之亦是或謂魯自城也僖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左傳不書其人有闕也穀梁傳散辭杜氏曰總曰諸侯君臣之辭皆不必然蓋諸侯會鹹而歸改歲各使其大夫城緣陵若不書諸侯則此實各國同來既非戍陳戍鄭之比若詳書諸侯則會鹹之日亦已詳列矣書法自應如此若曰前者盡力而城雖散亦聚今日號召而至雖聚亦散于以摹齊桓興衰之致非不小有意然而亦瑣矣晉悼公于襄二年之城虎牢二十九年之城杞

書法無異不足議也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林堯叟曰諸侯有事于成周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城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成周不書以為常事也今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此義猶未盡葢僖襄之周東周之勢未衰也故以城為常事而不書昭末之周東周之勢漸滅盡矣而此時有能勤周者非空谷之足音乎故不可以不書春秋所書新者有三莊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

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所書有詳有略詳者備始末也略者見一義也定公二年之雉門書始書末葢以門觀並舉且為居中出治之地不得不詳以示重焉其餘則不然也如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廏不書廏災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不書南門災是不書其始也桓之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災御廪不容不修僖之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災西宫不容不修文之十三年世室屋壞世室不容不修成之三年甲子新宫

災新宮不容不修乃皆不書修御廪修西宫修世室修新宫是不書其末也一不書其始一不書其末葢諸役差小于門觀各舉其一以見義可矣

崩葬

天王書崩者九書葬者五不書葬者四卿弔喪者一會葬者二不書崩葬者三趙子常曰傳例曰凡崩薨不赴不書此天子崩諸侯卒來赴則書之例也故襄二十八年傳曰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十二月王

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此又崩日從赴之例會葬則書葬不書者魯不往也公羊傳我有往則書葢知有葬不會不書之例平王惠王定王靈王書崩不書葬是也弔喪不書其人微者非禮也傳曰靈王崩鄭簡公在楚上卿守國使印段如周弔伯有曰弱不可子産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此微者弔喪之證也文八年秋襄王崩公孫敖如京師傳曰穆伯如周弔喪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此弔葬使卿則書

之例也凡弔喪者必歸含襚賵且臨皆同日畢事雜記言諸侯之禮甚詳鄭康成記禮天子于二王後含為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以此推之則諸侯于天子可知故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公孫敖奔莒傳言以其幣奔是也古者天子崩諸侯皆親奔喪顧命所記詳矣春秋之世遣微者弔喪如列國而又有不往者其能親送天子之葬乎劉侍讀曰公親會則不書葬既昧書法亦非事實矣文公以襄王嘗使大夫會僖公葬又成妾母之

喪會既使卿共晉襄葬事繇是使卿如周弔喪不至乃使卿會葬昭公之世亦以兩使卿會晉侯葬而後使叔鞅葬景王則魯人之情見矣

薨葬

趙子常曰凡公薨必書其地者詳內事重凶變也薨于路寢正也別宮非正也隱閔實弒書薨者史有諱國惡之義臣子不忍斥言不書地者既諱其弒則併沒其所弒之地也然書薨不言地則雖諱而實亦不可掩矣不

書葬者隱以攝主閔幼而遇弑皆不以君禮成其喪故其葬不書也桓戕于齊既諱且書其地者為薨在外不可沒也僖文而下薨皆以君禮昭公客死于外而以喪至然定公必殯而後即位季孫雖不臣猶不敢不成其君喪也嗣君未踰年書卒不地且不得以君禮葬降成君也子般子赤實弑而諱同成君也未葬則用父前子名之義子般子野是也既葬不名無所屈也子赤是也此皆魯史遺法有不待筆削而義已明者所謂策書之

大體也公羊穀梁不達斯義見春秋弑君不書葬者之多而不得其說乃為之辭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然内于桓公書葬而辭窮則又遁其辭曰讎在外也外于許悼書葬而辭窮則又遁其辭曰是君子之赦止也至于蔡景書葬則無以為辭矣于是又有為之說者曰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學者習聞辭義之雋而未有能辨其失者陳氏有取于左氏不成喪之說而又誤以為修春秋者不成之為君則併左氏所以為言之

意失之絲不知有存策書大體之義故也今考經傳以求魯史策書之法則内之葬以成喪而後書不成其喪則不告于諸侯諸侯亦不來會故不書也傳曰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益公避不為喪主則禮不成皆不成禮不書之類也外之書喪以我往會而後書或彼不成喪而不來告或來告而此不會皆不書也左氏于齊晉鄭君弑不成喪者每記其實苟無得于聖人之旨則詳述其迹使學者自求之古

人用意深厚如此禮諸侯五月而葬速則不懐緩則怠考諸時月可見列國之喪趙子常曰凡諸侯卒彼來赴而此往弔則書不弔雖來赴不書卒于杞德公伯姬之事見之伯姬親魯女豈有不來赴者乎蓋史書卒葬所以志邦交厚薄喪紀敬慢不徒録外事也但齊等以上大國魯多肅給苟非見殺無不書卒者考宋晉齊三國可見宋殤公與夷公子馮所讐閔公捷弑後國亂昭公杵臼國人不君皆遇弑而不以禮葬以至齊之懿莊晉

之厲公則諸侯不會無可疑者唯宋桓公御說卒不書葬葢迫于葵丘之會不及以禮待諸侯故不送喪也襄公師敗身傷而卒成公卒後國亂皆不備禮周末文繁禮備或有闕則不可以葬期告諸侯禮坊記曰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也謂不成喪也是以諸侯不書葬非皆緣魯不會苟其國葬不以禮而不以葬期來告亦無緣往會爾卿共伯主之葬自襄公始昭三十年傳記鄭子太叔之言曰先

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昭三年傳又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然考當時事迹往往不同豈霸業有盛衰情有戚疎事有緩急不得皆同乎悼公之喪鄭子西弔子蟜送葬此大夫弔卿共葬之制也魯葬悼公不使卿非定制明矣少姜之喪魯君親弔不納季孫往襚鄭印段弔游吉送葬蓋晉既以少姜之喪告諸侯則不得不往是又以時君之意而為禮者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

一卿兼二事晉人雖詰之而不復討者禮過于古既有所加則時有所損終不可為定制也故有重畏紀而葬者魯方伐齊納糾猶不忘會其葬如魯莊葬齊襄公是也有畏齊而葬者齊景公立齊魯之好復通齊與邾子來朝故始會其葬如魯昭喪邾悼公是也有畏晉而葬者杞自桓公婚晉以來其卒多日而葬無不會則魯人所以為禮者視勢之崇卑而已如魯襄昭定哀葬杞桓公以下六公是也有畏楚而葬者魯宣公末年會于宋

始兩事晉楚故自蔡文而後若景弑于子靈戕于楚昭弑于盜能以禮葬魯畏楚故重其與國如魯宣公襄公以下葬蔡文公以下五公是也有弑君而葬者國人諱弑既以卒赴自宜以禮成喪如齊陽生書葬是也有畏而不葬者衛人伐周立子頹齊桓未暇致討魯嘗會諸侯納衛惠公然以畏齊不敢會葬魯宣公三與衛成公盟畏齊不敢復親衛如魯桓公不會衛惠公葬宣公不會衛成公葬是也有迫而不葬者宋桓公御說卒魯與

宋不薄迫于葵丘之會不得盡禮如魯僖公不送宋桓公葬是也有從其同而不書葬者君在其國適逢葬時自然會葬既書在晉不必書葬如魯成公十年晉侯獳卒公在晉不書葬是也有避其號而不書葬者蠻夷之君僭號稱王書葬何以措辭如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五月方歸送葬可必而不書葬是也此春秋書葬之例也

卿大夫卒

禮王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于卿大夫將

葬弔于宮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有服也故大夫卒史必書之然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不徒記臣子之喪而已兼欲志恤典厚薄以見君臣始終之義焉故當祭卒而猶繹去樂必書況公不與小斂則恤典必不備宜有以見之也杜氏曰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始死情之所篤故以小斂為文至于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

日之事也然公孫敖卒于齊已絶卿位而書日卒者惠叔毀請于朝感子赦父雖公不與小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公子牙卒時公有疾叔孫婼叔詣卒時公孫在外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皆書日卒禮不責人以所不得備為其有故非不欲臨故皆書日也大夫卒于境外則書地境内不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今按春秋之初政不在大夫故恤典有厚薄而史亦得用其法成襄而後大夫權重君恩過厚雖有故不臨小斂與恩

薄者不同故一切書曰此史之變例也然卿大夫之卒自應書曰成襄以前多不書者史失之恤典厚薄之說亦非

諸弑

杜氏曰弑君者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諸國有稱名以弑者有稱國以弑者有稱人以弑者有稱盜以弑者啖氏曰他國大夫公子必書名志罪也稱國以弑目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稱人以弑目賤人也亦

惡其君也稱盜以弑凡盜皆潛賊或出不意多不得主名雖有主名其人微不全見經也趙子常曰凡大夫不書弑未賜族也公子公孫不書屬非見大夫也雖弑君者當國必告以名者國猶有臣子不皆逆賊之黨也春秋弑君三十六魯公子翬弑隱公慶父弑子般閔公襄仲弑惡外如隱四之衛州吁桓二之宋督莊十二之宋萬僖九僖十之奚齊卓子文元之商臣文十三之齊舍宣十之陳夏徵舒成十三之曹負芻襄二十五之齊崔

杼襄二十六之衛甯喜襄二十九之吳閽襄三十之蔡
般此十七弒者真正弒逆罪不容辭魯特以我故諱耳
其餘明正其罪無所假借書法亦已著明矣若莊八齊
襄公之弒應書連稱管至父而書無知宣二晉靈公之
弒應書趙穿而書趙盾宣四鄭靈公之弒應書子公而
書歸生昭十三楚靈王之弒應書棄疾而書比昭十九
許悼公之死應書侍疾無狀而書弒哀四蔡昭侯之弒
應書公孫翩而書盜殺哀六齊孺子荼之弒應書朱毛

而書陳乞此七弒書法不同何也趙盾許止書弒者公羊所謂一以見忠臣之至一以見孝子之至蘓子繇曰二者所以為教也是也若連稱管至父因無知而弒襄朱毛因陳乞而弒荼罪有主謀二人不過下手者耳其人微不足道董氏所謂斗筲之人弗繫人數是也楚靈王之弒不書公子棄疾而書比鄭靈公之弒不書子公而書歸生杜氏曰楚比刼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子常為之說曰貴賤同弒則

書其貴賤者不足數也書其貴而賤者不可逃矣兩貴同弑則書其從主者不足言也書其從而主者不可卸矣若其賤者則止書盜而已然則蔡昭侯應書弑而書殺又何也蔡昭侯為吳所逼畏欲遷吳身無大惡難書國弑公孫翩亦出一時衆怒原無逆謀亦非積漸兩者皆書盜足矣文十八年齊懿公之弑賊繇邴歜閻職應書曰盜而書齊人晉厲公之弑賊繇程滑自當書欒偃今書晉而以國弑舉又何也懿公弑其君舍罪逆未討

儼然為君者四年故于歜職之弒書舉齊人若曰是通國人之所共弒也晉厲公侈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多行無禮于國國人皆欲甘心久矣故不稱臣君無道也文十六宋昭公之稱宋人宣二莒庶其之稱莒襄三十一年莒密州之稱莒人昭二十七年之吴弒其君僚定十三年之薛弒其君比皆稱國與人何也宋昭之弒左傳謂昭公無道而說例者羣然和之夫昭公不過得罪祖母襄夫人而已乃襄夫人牝誘之婦好

惡亦何足準蕩意諸勸其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毅然有申世子風于是說者又欲歸罪公子鮑夫公子鮑禮于國人揭粟而貸饋老者而事公卿不過市恩沽譽之人耳襄夫人以鮑美艷欲通之而不可則其自守亦有可取此宋人者不過受襄夫人助施之國人耳與書弒其君商人之齊人不同書法有辭同而義異者此類是也莒庶其與密州君無道同更廢立同而弒實不同僕不弒庶其展

興實弒密州觀傳文可見庶其實為國人所弒故書國
密州乃其臣子所弒故臣子辭而書人吳以其國遠而
僚弒稱吳辥以其國小而比弒稱辥皆略之以國可也
不然吳光養士蓄謀躬行弒逆親為介弟豈無指名者
安可貰而不誅乎杜氏不知此義乃曰僚亟戰罷民又
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罪在僚也支矣襄七年鄭僖公
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鄵而不書弒昭元年楚郟敖為令尹子圍所

弑亦以瘧疾赴書楚子麇卒而不書弑哀十年公會吳子邾郯伐齊師于鄎齊人弑悼公以疾赴于師以說吳書齊侯陽生卒而不書弑皆從告也

諸殺一

五霸葵丘之盟曰無專殺大夫則殺大夫者天子之事也春秋殺大夫不論有罪無罪皆譏也故内殺大夫則諱之而書刺僖二十八之刺公子買成十六之刺公子偃是也趙氏曰凡殺卿皆書雖未命亦書殺公子公孫

雖非卿亦書外殺大夫稱國稱名討亂稱人不在位不稱大夫篡公子去屬衆殺稱人啖氏曰凡他國殺公子目君者惡其君也稱人者討罪之辭也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兩下相殺者目罪人之貴者也稱盜者目罪人之賤者也出奔復入見殺不言大夫位已絕也諸侯大夫不書名稱國而死者又無名遠事難詳因舊文也稱人者明死者無罪又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也子常曰古者諸侯大夫皆天子所置

凡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法斷之諸侯不得專殺故君殺臣皆書殺其大夫以志專殺而有罪無罪悉名之以明臣禮示恭順公羊傳稱國以殺者君大夫之辭也何氏曰凡君殺大夫以專殺書其說皆是唯左氏以大夫不名為非其罪而凡書名者皆求其罪以實之若洩冶以直言見殺公子燮以謀去楚歸晉見殺皆不得免焉家語論洩冶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而不得為仁劉侍讀亦曰洩冶安于淫亂

之朝至廢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于昬者多矣其論人臣進退大節則善矣然春秋豈以其直言見殺而更加之罪與悖亂者同科乎君殺大夫有罪無罪皆名示臣禮也莊僖之世曹宋殺其大夫不名義繫于其官不繫于其人也陳氏謂曹赤簒而殺其大夫故不名所以別大夫見殺于其君者宋成公僖二十五年殺其大夫亦不名不知何人何事文七年成公卒昭公未即位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

則稱人謂穆襄之族也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則稱人者戴氏之族大夫司馬者公子卬也陳氏謂宋氏將弒昭公而立鮑則其所殺必忠于昭公者故皆不名以別于討亂稱人者不亦瑣乎又曰殺大夫去族者三是為成得臣鬬宜申蕩山皆討當其罪也凡譏專殺謂殺不告天子爾春秋書國殺大夫二十二有殺之以說大國者鄭申侯衛孔達蔡公子駟是也有師敗而

歸罪者晉先縠楚公子側是也有彊家相傾者晉二趙三郤齊高厚是也有罪狀未著者鄭公子嘉楚屈申是也有以讒殺者楚成熊郤宛是也有不以其罪殺者晉里克衛甯喜是也其他皆有可議者譏不止專殺也而以國殺書者若傳記殺丕鄭者郤芮也而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則史固以國殺書而已或其君臣同謀或用事之臣先意承指或稟命而行皆從告而書矣然其間亦有討當其罪者筆削之旨可無辯與城濮之役子

王違命喪師罪當討也與共王身敗其師于鄢陵而子反以子重之言死者異矣子西以謀弑穆王誅與成熊郤宛以讒見殺者異矣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為之去國魚石請討乃反使司徒司城率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其亦可與彊家之相傾者同文乎子常之說如此非謂三大夫皆去族以示貶乎謂不然春秋之殺大夫自三大夫之外豈盡皆無罪而不去其族乎三大夫之去族蓋亦有故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也楚淪

于夷此是方書大夫之始得書大夫㚒矣何計其族昭公十二年而書成熊者賜族已在春秋之末矣此時得臣猶未賜族也文公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城濮之役方以罪自縊㚒而不死歸見楚王使為工尹其未賜族可知若成公十五年傳明載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去族以告宋之原文如此非春秋削之也

諸殺二

趙氏又曰諸侯大夫稱名氏殺則稱大夫未有不名而以官稱者以公子鮑兇逆特異故獨稱其官為春秋之特筆也此恐不然春秋獨宋書官宋為三恪公爵得設官如司空司城之通于天子爭王樵氏曰按如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稱人以殺大夫止此三處餘皆稱國若宋人殺其大夫則又衆辭矣非討罪也疑此等初無義例善惡各繫其事未論有罪無罪以見列國專殺大夫耳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陳亂無政衆人擅殺公子不言世子未誓于天子也如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丕鄭父衞殺其大夫甯喜里克弑二君丕鄭懐二心甯喜置君如舉棋非無罪而晉衞殺之不以其罪故書法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此所謂罪累上也此類甚多姑見例可也篡公子去屬若州吁陳佗不必言矣公子瑕禀伯主之命立之異于他篡立者故書元咺及之而不去其屬也陳殺其大夫泄治殺無罪也罪莫大于殺諫

臣不目其君何也春秋之法惟殺世子母弟則稱君也
予合拈諸殺考事稱情竊謂罪累上討賊之辭二例皆
舛君殺稱國以國事殺稱國以公義殺稱國稱國者猶
兼善惡焉若稱人而殺之大抵皆私也襄二十三年陳
二慶始譖公子黃既又以陳叛安得謂罪累上乎是時
陳侯如楚訴從楚圍陳而殺二慶是陳侯殺之也故稱
國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駟氏殺之也安得為討罪之
辭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子產使吏數之以罪而

殺之是以公法殺之也故稱國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以說故稱國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雖死縣賈季而侵官之罪實不可辭故稱國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箕鄭等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此趙盾等所為安得為討罪之辭襄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此于國事不誤而蔡人殺之一時畏葸之私情也何以書國昭

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莒著丘公卒國人欲立庚輿蒲餘侯惡意恢而善庚輿乃殺意恢何以書國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子常信費無極之譖而殺郤宛何以書國故曰罪累上討賊之辭二例皆外也若國之小而一稱國者如蔡國之夷而一稱國者如楚小者夷者略之可也不然公子燮之殺蔡人殺之也何以稱國楚之殺大夫者亦多何以俱稱國國固知其以小以夷而畧之也至於稱官與否亦不以有罪無罪斷之彼鄭公

孫黑之罪亦大矣而猶稱大夫者何也晉人殺欒盈傳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得之矣

諸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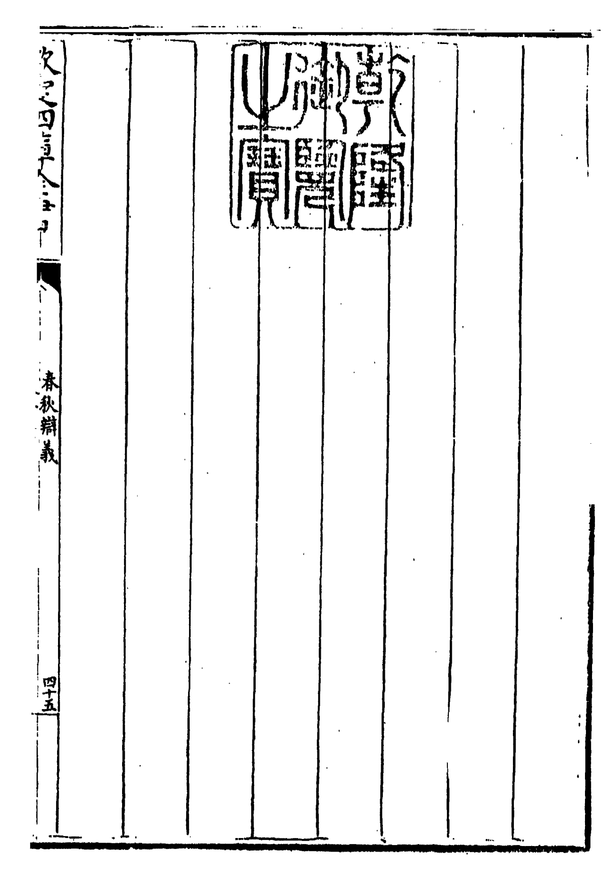
左氏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啖氏曰春秋時以強凌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以其篡立公羊云稱侯以執伯討也僖二十一年盂之會楚執宋公非伯討也何以稱

楚子且春鹿上之盟不書宋人齊人楚人乎曰此為宋公故也宋公不可以稱人故楚君不可以不稱子若然則何不如前此僖五年晉人執虞公有同下執稱人乎葢宋公執滕子用鄫子所為不道楚雖夷乎不可謂討不以罪固與晉人之掩襲者不同也且彼時晉方見經未全與之稱人固其常耳又何以不如後此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亦稱人乎夫衛侯雖恃楚不朝然聽元咺之訴為臣執君故書晉人以貶其非伯討

也若宋公之執儼然與陳蔡六國共事于壇坫之上矣且又非盡私討也故又不得與晉人執衛侯者同成九年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命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鄭固有罪矣稱人者杜氏謂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非也夫諸侯苟有蒙情以告諸侯者魯史即信之又何賴于吾夫子之筆乎王經世曰鄭小國也楚以重賄求鄭鄭安得不復會楚于鄧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即當原其不獲已之情而待之以禮可也有以禮來朝而反蒙

執辱者哉況伐其國又殺其行人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間楚之不爭而肆暴無已故鄭甘心比楚以撓中國者二十年非此一執啓之乎安得不書人以貶也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亦歸于楚晉非伯討邾戎亦非得罪于民二小國不足以當晉侯故略而人之晉人執虞公稱人因虞以略晉也晉人執邾子執戎蠻子稱人因邾戎以略晉也杜氏曰晉恥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謂蠻子不道于民者

非也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是楚人于戎蠻有必滅之勢況楚司馬販謂士蔑曰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則晉之此舉豈得已哉憫晉之衰可也如胡氏之說以為京師楚而惡之者不必也啖氏曰凡稱行人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以已執也穀梁云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以執怨接于上也此說皆通按怨接于上者言非使人之罪也婦人見執有二哀姜微其辭而見討之罪章子叔姬直書其事而齊人之惡見



春秋辯義卷首六